

#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 真 实

凌 寒 ◎著

中国首部淘宝创业长篇三部曲

最生动的业态描述  
最新鲜的创业指导  
虚拟与现实的转换中  
渗透着经济学思考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金融衍生品交易  
金融衍生品交易  
金融衍生品交易  
金融衍生品交易  
金融衍生品交易  
**DERIVATIVE**  
**TRADESMAN**  
**我们在 VITURAL WORLD**  
**虚拟世界里真实**

凌寒◎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真实/凌寒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42-2806-4/F · 2806

I.①我… II.①凌…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9965 号

- 策划组稿 台啸天
- 责任编辑 台啸天
- 书籍设计 张启帆
- 联系电话 021—65904195
- 电子邮箱 404485100@qq.com

WOMEN ZAI XUNI SHIJIELI ZHENSHI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真实

凌寒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26 印张 426 千字  
定价:45.0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部 | 小店开张三周年/1 |
| 第二部 | 紫花酢浆草/171 |
| 第三部 | 台上一分钟/309 |



小店开张  
三周年  
第一部





常若雨在失业后的一个月内，就把她的网店给开起来了。刚开始尝试做，不敢贸然进货，只敢做她的朋友方亮——一个有着五钻信誉的淘宝网店主的下家，把他的货品挂在网上，若有买主来，再让方亮代发货。方亮因为喜欢她，有意追求她，所以也就不赚她的钱，低价把货品给她代售。

可是卖的是相同的东西，常若雨还把卖价压得比方亮低，可买主就是愿意买方亮的，而不愿意买她的。也是啊，谁敢冒险去买一个信誉为零的卖家的东西。

一个星期过去了，成交量还是零。一开始的豪情壮志已经在这一星期的等待—失望—再等待—再失望中给消磨殆尽了。

常若雨又翻起了招聘启事，可这些工作看起来就让人灰心丧气。好的她的条件够不上，差的她实在不愿重蹈覆辙。

“叮咚”一声，正当常若雨对招聘启事也陷入绝望的时候，她看到电脑上面的旺旺亮起来了——有人来问了。常若雨大喜过望，连忙打开旺旺窗口，心中默念阿弥陀佛，然后定睛一看，果然不是发广告的，是第一个来询问的买主。

顾客就是上帝。常若雨浑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了，打算把这个上帝牢牢抓住。

“亲，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常若雨纤纤十指敲击着键盘，用淘宝语飞速地打下这一行字来。

“沐浴券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怎么证明呢？”

“我看你的买家记录已经有一颗钻了，想必你是老买家，知道规则的，你拍下来付的款不会马上到我的账户里，你用好了再来确认，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申请退款。”

“那好吧，我先买两张试试看，可以面交吗？你地铁哪里方便？”

买家的这个问题一时把常若雨给难住了，她手头没有券，券都在方亮那里，对方才买两张，她也不过是挣十元钱，为了这十元钱要先到方亮那里去拿票子，然后再跟这个买主碰面，算上回路上的车费，估计这次就是学雷锋了。

见常若雨长时间没回答，买家又说了，“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我到别家去买。”

“我方便的，你说在哪里面交？”为了不失去这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第一单生意，常若雨决定了，这个雷锋她学定了，不为赚钱，先把信誉搞上去再说，有了信誉，不怕没有顾客。

“2号线静安寺站，你方便吗？”对方回到。

“方便的。”常若雨回答，心里却感到窝囊透了。

万事开头难。常若雨在心里为自己打气，然后赶紧通知方亮，她现在马上过来取两张票。她本以为方亮会取笑她，没想到他说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委曲求全的。听方亮这么一说，常若雨心中郁积的不快顷刻荡然无存，不跨出第一步，岂有后面的康庄大道？

从方亮那里取完票，又马不停蹄地赶往2号线静安寺站，看了看时间，竟然精准到一分不差。可是服务中心前人头攒动，哪个才是要票子的人呢？

她赶紧打手机给对方，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子手机贴着耳朵，笑意盈盈地朝她走来，走到她面前时，把手机收起来，问道：“你好，你是卖家小雨丝丝吗？”

“对啊，我是小雨丝丝，你是妙芙蛋糕？”常若雨欣喜地问。

男孩脸上的笑意更深，“是的。”

这样的笑容让常若雨感到有些难为情，本来买家详情里有他的姓名的，无奈她没记住，只记住网名妙芙蛋糕了。

常若雨把沐浴券递给妙芙蛋糕，“用得好再来啊。再见。”

顺利做成第一笔生意，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还是让常若雨的心情爽翻了。地铁里很热，常若雨感到口很干，她看到边上有家面包新语店，里面雪白的原味酸奶看起来很诱人，但价钱很贵，要12元。平日里她是不舍得买的，但现在她想要犒劳一下自己，犹豫片刻还是买了一杯。心想：哈哈，今天等于是赔了。

但她赔得高兴。

酸奶还没喝完，方亮关心的电话已经进来了。常若雨知道方亮钟情于她，无奈自己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只想拿他当男闺蜜，又不便于明说。她接起电话，还未等方亮说话，她已经开口了，“成了，票子送掉了。”

“恭喜你做成第一笔生意，晚上我请你吃饭，为你庆祝一下。”

“也没赚到钱，不用庆祝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等我以后赚到钱了请你。”

说完，常若雨嘻嘻笑起来，弄得方亮心里痒酥酥的，但还没等他再说话，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不再给他任何机会。

常若雨喝掉最后一口酸奶，然后闭上眼，脸上浮露出恬然的笑意，她本来就是一个知足的女孩子。

回到家，一进门就喊，“妈，我回来了，晚上吃什么菜？”

常妈妈见女儿嗓子很响亮，神情又颇为豪爽，就知道女儿今天准是遇到好事情了。

“这么开心，你找到工作了？”

“不是，我今天做成了第一笔生意。”

常妈妈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我当是什么好事情呢。网上做生意终究不是个正经的活，也没人给你加养老金，还是趁年轻赶紧去找份工作是正道。女孩子没份稳定的工作，男朋友也找不到。”

母亲总是不能理解自己，常若雨都懒得跟她解释，可她知道，如果自己不解释的话，母亲会一直照着自己的思路一路唠叨下去的。于是她说：“其实这几年来，我一直迷迷糊糊地徘徊在清醒和睡梦之中，但现在我算是想明白过来了。好工作是需要开后门的，可我的爸爸妈妈以及所有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有路子的。所以没有后台的我只有靠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找工作，找到的工作都是既不稳定，薪水又低的烂工作，还常常受气。我今年已经 27 岁了，就算已经找到老公结婚了，可是等我生完孩子可以出去工作了，也已经过 30 岁了，这个时候就更找不到好工作了，因为社会再鼓吹男女平等，终究是个男权社会，在求职上面，女人是处在不公平的待遇中的。于是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还不如趁现在还年轻，发展一下自己的事业，将来也可以不受年纪和性别的控制。”

女儿的话让常妈妈像是被鞭子抽中了，很疼，却不是很清醒，她不看好女儿的网上事业，她觉得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事业。可是他们都是没用的父母，

没法帮女儿找到好工作，这是她的痛。

这个冬天如此漫长，漫长得让人觉得永远也不会完结。而常妈妈以前从来没考虑过冬天的问题，她觉得世道真的变了，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女儿咄咄逼人的话语的撞击下，常妈妈第一次发现女儿已经长大了，而她，已经落伍了。

如果不是手机铃响，可能母女俩还不会那么快偃旗息鼓，但这会儿手机响了，于是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地离开，去厨房准备全家的晚饭。

常若雨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又是方亮，不是已经拒绝了共进晚餐了吗？怎么他又来烦？常若雨有些不悦，接起电话，于是那一声“喂”冷硬得就像是冰粒子。

“若雨，刚才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松江九亭的别墅车库里有一批减肥拖鞋，现在他想处理掉，知道我在开网店，想给我，我家地方小，没地方放，你有兴趣拿下吗？”

原来是说生意上的事情，只要不跟她谈感情，常若雨还是很有兴趣跟方亮说话的，“多少钱给我呢？总要让我先看看货吧。”

“他跟我是老朋友了，不要钱，白送的。他以前是做生意的，这批减肥鞋是库存，本来想东山再起时再派用场的，但现在他准备移民了，上海的别墅也要卖掉，所以鞋子就送我了。”

“白送？”常若雨两眼放光，声音高了八度，“多好的事情啊，你干嘛不要？”

“我自己的货都忙不过来，再说家里也没地方放鞋子，你家里地方大，可以放的。本来我觉得你娇滴滴的，也不打算把这件苦差事给你，但今天看你为了2张票子跑来跑去的，才知道你能吃苦，是块做生意的料，就问你了。”

常若雨不知道方亮说的是真话还是因为喜欢她而故意把这件好事让给她，但不管怎么说，能有事情可以做了，总比一直闲着好，她还是无比欢欣地答应了。

“那好，他约我们过两天等天暖和点了去他家装货，具体时间你再等我的通知。”

挂了电话，常若雨一脸都是笑，无本的好事情啊。她开始满屋子转，看看如果鞋子来了该放在哪里。方亮说有1000多双鞋子，占地面积还是很大的。

她家是老式公房的三房一厅，父母一间主卧，她自己一间次卧，还有一间屋子有时招待一下客人留宿，大多数时间是空着的，那么鞋子放在这间屋子里面再合适不过了。

常若雨看着这间屋子，想象着里面塞满了减肥鞋，然后慢慢少去，变成一打一打的钞票，有了第一桶金，就可以扩大事业了。这么想象着，心情竟无比开阔起来了，原来的迷惘一扫而光。

## 二

依照约定，常若雨在下午 2 点钟出现在松江九亭的一栋联体别墅前。应声开门的，不但有方亮的朋友杜荣生，还有特地把自己的网店甩在一边，等候她到来的方亮。

看到常若雨，方亮的眼睛一亮。只见常若雨虽然穿着牛仔裤和牛仔衣，却在腰间恰到好处地绑了一根银色金属的腰带，清爽又不失女性的柔美。

“若雨，看到你的这身打扮，我就知道春天已经来了。”方亮咧着大嘴说。

常若雨嫣然一笑，目光落到站在方亮旁边的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的身上，他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挺文气的，倒看不出以前还是个生意人。

见常若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朋友，方亮的心中划过一丝酸溜溜的东西，但仅是一闪而过，他又咧着大嘴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哥们杜荣生。这房子已经出售了，下个月就交房，交完房，他就要移民去澳洲了。”

“是家里有亲戚在澳洲吗？”

“是啊，他姐姐在澳洲，所以这次全家移民。”

常若雨不知道这全家指的是杜荣生跟父母还是跟妻儿，但她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只说了句，“谢谢你把你鞋子送给我。”

“没事，我跟方亮是老朋友了，我跟他经常互相帮助的，这些都是小事，如果你们不要，我就要卖给收破烂的了，那多可惜。现在废物利用，也算是你们帮了我一个忙。”杜荣生笑着说。同样是笑着说话，为什么他的笑这么好看，而方亮的笑那么难看。常若雨心想。

“我们去搬鞋子吧，”方亮边熟门熟路地向车库走去边说，“待会杜荣生把他的面包车借给我们。”

“那太谢谢了。”常若雨再次向杜荣生表示感谢。

“呵呵，别谢我，要谢就谢方亮吧，其实这辆车我已经卖给他了，但我这几天事情多，还要再用一用，所以说起来应该是我借他的车。”

“啊，方亮，那你现在也算是有车一族了。”常若雨调侃道。

“你别讽刺我了，我是老驾驶员了。只是觉得用车的地方太少，就把车卖了。现在杜荣生要处理他的车，我是朋友帮忙才接下来的。”

三人说笑着就来到了车库，虽早有思想准备，知道是1000多双鞋，但乍一看到那几大箱子的鞋，常若雨还是吃了一惊。再走近一点去细看，一股扑鼻而来的六六粉的味道呛得她打了个大喷嚏。

“车库潮湿，怕鞋子发霉，就用了六六粉。”杜荣生解释道。

“伙计。”方亮拿起一双鞋来，“可是鞋子还是发霉了呀。”

“有次车库进水，把鞋子淹了，有一些是发霉了，但大多数是好的，你们挑一下吧，发霉的就扔掉。”

“箱子又深又大，这怎么挑啊？我还要赶回去发货呢。”

见方亮为难，杜荣生的脸上也现出了尴尬之色，常若雨马上当机立断地说，“别挑了，都装车吧，我回去后慢慢整理。”

见常若雨这么有魄力，方亮心头翻腾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没想到她这么能吃苦，而且有能力，有决断力。一方面他更不敢追求她了，另一方面渴求她的心情又更加迫切了。

当他们只把表面霉烂得比较厉害的一些鞋子扔掉，剩下的全部搬到车上，启程回家时，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天空上出现了晚霞。而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节，车子堵在路上像是蜗牛在爬。

“哎呀。”常若雨急得坐立不安，“我们不该聊天的，早点出来的话现在都该到家了。”

“平时我们各忙各的，也没时间好好说过话，趁着堵车，我们好好聊聊吧。”对于这样的情景，方亮显得更为乐意。

“你不是还要赶着回去发货吗？怎么还这么笃定？”

“一天不发货也死不了。每天忙着挣些小钱，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也该享受一下了。”

常若雨见他竟然把堵车当成享受，心里有股说不出的苦涩感。

车子里六六粉的味道越来越重了，常若雨把车窗开到最大，“你把你那边的窗子也打开，不然我们要中毒了。”

车窗全部打开后，早春清冽的空气抚摩着常若雨的肌肤，她感到舒爽异常，“谢谢你啊，方亮，等鞋子卖了我请你吃饭。”

“跟我还客气。如果你愿意，吃饭就免了，赏光出来我请你看场电影吧。”

常若雨一愣，但随即脸上绽开了笑容，“看电影还不如在家看碟片。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介绍女朋友怎么样？”

“啊？不用了吧。”方亮深深的失望溢于言表。

常若雨知道方亮受了伤，但她不能给他希望，因为这只会耽误了他。

“干嘛不要呢？你都 28 岁了呢。说说看嘛，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像你这样的就可以。”在方亮的心目中，常若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了，在他眼中，她就像女神一样，神圣华贵。却又不像女神那样高高在上，她开朗热情，浑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

常若雨怎能不明白他的心思呢？但又不能表露出明白了，免得以后交往起来尴尬，他们这样的状况，再没比装疯卖傻更合适的了，于是她便用开玩笑的口吻打算把这个话题岔开，“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哪，那比较难找，看来你也不急着结婚，我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还是先立业再成家吧。但我妈说在网站上做生意不算事业，而且也赚不到钱。你比较有经验，你说这到底算不算是件正经事呢？”

“做好了就是件正经事，做砸了就不是正经事。”方亮竭力隐藏起自己被婉拒后的失望和沮丧，但语气还是变冷漠了。

常若雨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继续着她的提问，“那你这么做的话，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方亮现在每年挣的钱还不到 5 万元，但他没法开口把这个数字告诉身边的女孩，又不想说个虚假数字来骗她，只讪讪地笑了笑说，“商业秘密。”

其实不说也知道，常若雨数学不错，她知道方亮每个货品的进价，再根据他每天的成交量也已经算出个所以然来了。这样的盈利吃饭是够了，若是去上班，像他们这种学历的人，可能还拿不到这个数字。但常若雨是不满足的，她觉得自己如果好好干，肯定远超方亮。

“商业秘密?”常若雨偏要逗逗他，“那是不少的了，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啊?”

一提起这个问题，层层叠叠掩藏着的深不可测的自卑这会儿一下子全都蹦了出来，连握方向盘的力气也没了，就自己这个条件，还敢奢求美好的爱情，太不自量力了。他突然丧失了说话的兴趣，只求可以快点到家。

看到方亮脸色一下突变，像晴空刹那间阴云密布，常若雨知道自己触到了对方的痛处，看上去再傻乎乎的人都有敏感的地方，是不容别人随意触碰的。常若雨后悔不迭，一心想着该怎么补救才好。

赚不到大钱，父母也没什么积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方亮不敢想下去。他觉得此时就像是有无边无尽的黑暗正向自己笼罩而来，连气也喘不流畅了。

此时，堵着的车流开始蠕动了。

“快开，别让别的车插进来了。”常若雨推了他一把。

方亮仿佛一下子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他把住方向盘，心想：我这是怎么了？我现在买不起房子，不等于若干年后也买不起。我干嘛这么颓废，比我差的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小瞧自己？

起先常若雨的话让他感到了伤痛，但她刚才的一推又让他感到了甜蜜，这两种感觉都深入骨髓。方亮的脸上绽出他一贯有的灿烂的笑容，“看来晚饭前赶得到你家。”

“索性你就在我家吃晚饭好了，我打电话给妈妈，让她多烧点饭。”

在常若雨家吃饭？方亮欣喜若狂，那感觉就像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一样，充满了紧张和诱惑。

常若雨跟妈妈通完了电话，车流也畅通了，方亮开着车。两人不再说什么，但在这无言中，方亮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暖心和亲昵。

车子停在了常若雨家的楼下，方亮的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我让我妈下来看着东西，我们把鞋子一箱箱搬上去。”常若雨说完，却见母亲已经心有灵犀地从自家窗口中探出脑袋来朝他们看过来。

“妈，你下来一趟帮忙看着东西。”常若雨在楼下扯开嗓子叫了一声。

少顷，常妈妈就下来了，看着堆放在车前的大箱子，突然大惊失色地叫道，“怎么这么臭啊？”随后低头一闻，“是六六粉？有毒的啊，这东西不能放在房间里的。”

“不放房间放哪里啊？”常若雨不悦道，“有那么夸张吗？”

“放走廊里，不然会死人的。”

“什么？放走廊里？第二天就被偷没了。”

“偷了算了，这什么破鞋子？鞋跟那么高，鞋子这么小，怎么可能卖得掉？”

“你懂什么啊，这就是减肥鞋的式样，要是正常式样的鞋子，能减得了肥吗？不跟你说，一看你就没有做生意的头脑。”

见母女俩意见不统一，还大有大吵一架的架势，方亮急了，好不容易等来跟“丈母娘”共进晚餐的机会，可千万不能为了这点小事给闹黄了啊。他搔着头皮，腼腆地说，“阿姨说得没错，这鞋子放在房间里确实对身体不好；若雨说得也没错，放在走廊里一定会被偷的，那我们的心思和力气就都白费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放在阳台上。通风好，也不招贼。”

“这么几大箱子放在阳台上我怎么晾衣服啊？”常妈妈用带着抱怨的腔调说，“算了，你朋友都帮着送来了，就先搬上去吧。”

见自己的调解方案有用，特别是常妈妈的话里有强调是因为看他的面子，更让方亮喜不自禁。

两人吭哧吭哧地把几大箱减肥鞋运到阳台上，外衣裤都弄得很脏了，而且六六粉的味道一路上熏得都快让人吐了。

“不行不行，脏死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我得去洗个澡，不然晚饭也吃不下。”常若雨一边捶着腰一边抱怨着。

方亮低头看看自己被弄污脏的衣服裤子，不好意思再留下来吃饭，虽然很失望，但还是有礼貌地说，“是啊，我也得赶快回去洗澡了，再见了。”

“哎，饭还没吃呢。”常妈妈说道。

方亮看了一眼常若雨，她并没有强烈留客的意思，于是还是坚持走了。他不怪常若雨，女孩子都好干净，只要好好跟她相处，他相信以后会有共进晚餐的机会的。

“那今天不好意思了，改天我专程请你吃饭啊。”常若雨送他到门口说。

方亮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他不敢正视她，生怕目光会泄露出真情。

当方亮启动汽车发动机时，感觉自己先是被人抬举到高空，突然又被同一个人给重重摔下来了，着地时有生疼感。他努力没有让泪水流出来，忍着前心贴后背的饥饿，把车子驶进了傍晚的夜色中。

### 三

早春时节连绵不断的细雨温润着大地，常若雨在母亲的唠叨中把堆放在阳台上的减肥拖鞋分类排放，很新的装一箱，半新的装一箱，霉烂的装一箱。

她去网上查了一下同类产品的价格，商店里卖 200 多元一双，网上别的商家卖 40 多元一双，但成交量很低。为了避免母亲的唠叨，她必须低价快速地把这批鞋子处理掉。于是她把最新的挂 19 元一双，半新的挂 10 元钱一双；霉烂的挂 5 元钱一双。

常若雨两眼扫视着被她归类一新的鞋子，心中有一种满足感。

虽然目前为止，她只有一个信誉，但她的减肥鞋的价格优势太明显了，鞋子一挂上去，询问的叮咚声就络绎不绝。为了避免买家给差评，常若雨把鞋子的优劣势全都说明白了，爱买不买。

有了第一笔成交就有第二笔第三笔，母亲每天看着女儿忙不迭地在电脑前不厌其烦地回答买家各种各样的提问，然后拿着刷子刷鞋子，再找纸箱打包，她总会唠叨两句，然后帮着一起干，给女儿省下不少力。

曾经看着女儿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像轻盈的花蝴蝶在美丽的世界里不停地翩飞，常妈妈断言开网店也是女儿一时的兴趣，很快她就会厌倦的。

“妈，今天有 10 个快递，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买 5 元一双的那种。”常若雨兴奋地叫道。

“是啊，真是有卖的就有买的。”母亲哈哈大笑起来，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人还从来没见过这等稀罕事。她不再反对唠叨女儿，反正女儿做事也没个长性，就当是陪她玩玩吧。于是常妈妈从一开始的心疼女儿帮忙干活，到了后来就成一种乐趣了。她最喜欢出去为女儿找废旧纸盒，实在找不到，还会拿家里的旧报纸去跟收废纸的人换旧纸盒。

又是一声“叮咚”，常若雨以为又是来问减肥鞋的，在网上做生意就是这样，哪样产品卖掉了，紧接着买的人就多了。

“你好，我又来买了。”对方的字出现在屏幕上。

“是吗？亲，鞋子穿了有效果了？这次是帮朋友买吗？”

“什么鞋子？我是来买沐浴券的。”

常若雨一愣，再一看买家的网名——妙芙蛋糕，这不是第一次来买沐浴券的人吗？常若雨的眼前出现了一张笑意盈盈的小伙子的脸，她兴奋起来了，有回头客了。

“原来是你啊？刚才没留意看名字。这次打算买几张？还是老地方面交吗？”

“才过了这么些日子，你已经由一个零信誉的卖家变成一个有着三星信誉的卖家了，恭喜。”

看见妙芙蛋糕竟然像个朋友一样跟她说这些话，常若雨又是意外又是感动，“是啊是啊，自从你成为我的第一个买家以来，我的运气就好起来了。”

“那我们可真是有缘了，我看你这里有卖餐饮券的，不如我今晚请你吃饭吧，然后再请你去沐浴。”

常若雨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个说法？还真成朋友了？还一起去沐浴，这发展也太快了吧？而且那不是个小孩子吗？怎么会——她的脸红了，羞怯中夹着一丝甜蜜，纤指在键盘上如弹钢琴般敲击着：“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沐浴我就不去了。”

“那好吧，”妙芙蛋糕爽快地答道，“就买两张餐饮券，一张沐浴券，吃完饭我一个人去洗澡。今晚六点，就在餐馆碰头。”

妙芙蛋糕离线后，常若雨还是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男孩子看上去那么小，总不可能是看上她这个老大姐了吧？还是他也把她当成了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女孩了？

还没等常若雨细想，买减肥拖鞋的买主又来询问了。常若雨没想到鞋子的生意会这么好，看其他人的成交量那么低，她的鞋子却卖得飞快，可见在网上做生意，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常若雨打算抽空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化化妆。毕竟，晚上也算是另类约会了，不能不修边幅。可是来询问及买减肥拖鞋的买主络绎不绝，一直没法抽身。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她急得大叫妈妈，“妈，快点来帮帮我，我要去洗澡出去。”

母亲应声而来，“出去干嘛？”